



成

结婚的事故

結
婚
的
故
事

楊
頌
先
著



目 錄

結婚的故事·····	一
鬧新房·····	二
從一個癩頭孩子的故事說到一位	
倒馬桶的青年·····	三一
罪惡·····	三七
薄情的女郎·····	四三

目 錄

坐關的和尙	………	五七
算命先生和抽牙蟲婦人的結婚	………	七一
一個賭徒	………	八一
蝸牛與薔薇花樹	………	八九
黃浦灘公園中的知鳥	………	九七

自序

這是我最近的創作集：其中包含了十篇故事；因為「結婚的故事」最長，所以便取了牠作題目。別的都是較短，然而却特別有趣。在著者自己最滿意的是「算命先生和抽牙蟲婦人的結婚。」因為這篇東西不特有趣，而且是

最高尙而有價值的，並非我誇話；一個作者要專門寫有趣味的東西是很容易的，但是要寫得高尙而帶有趣，那便難了。至于說到「結婚的故事」，是一篇寫事實的故事，對於心理的描寫，我個人覺得終算盡其能事了。尙有「從一個癩頭孩子的故事說到一位倒馬桶的青年」，一半是有趣味的民間故事，一半是現代的笑劇，兩者合攏起來，真可算是難得了。最可令人捧腹的是末了一篇「黃浦灘公園中的知鳥的故事。」你如看了，包你噴飯。其餘諸篇，也

有異曲同工之妙。總之，這十篇東西，沒有一篇不使讀者看了不笑，或是不感動。



結婚的故事



他們倆結婚了。說起了這件事實在很奇怪得很。她的名字叫慧英，是個三十五歲的婦人。他呢，名叫伯樂，年紀還祇得三十歲。他們是這樣認識的：有一天，慧英獨自坐在法國公園的池旁的一張靠背椅上，那時是夏天的一個晚上，大概八點鐘

光景，一輪明月剛從東方上升，牠的皎潔的素光正射在慧英的臉上，彷彿是伴着她，安慰她的寂寞似的。

她身上穿着一套粉紅色的跳舞衣服，雪白如藕的兩臂在月光下更顯得慘白了。胸上微凸的乳峯更露出有西洋婦人一樣的健康美。脚上是黑皮鞋，腿上是肉色的長統絲襪，蓬束的頭髮，燙捲得像波紋一般皺曲。總之，她身上所穿戴的一切沒有一樣不像舞女。雖說她的年紀已經有三十五歲，但是，像她這樣裝束起來，至少可以減少五年的年齡。

她的手上執着一枝絞盤牌的香煙，徐徐地吸着，帶玩地把口中的煙向空中吹出一個一個的圓圈，似乎想把那繚繞的煙霧送到月亮上面去。她的一雙龐大的眼睛注視着池中的游魚，有時則回轉頭來望望遊園的男女。剎那間迎面來了一位穿西裝的中年的男子，他便是伯樂。他的風雅的態度，不下于慧英浪漫的舉動。一步一步地他走過池邊，黑而長的頭髮在微風吹動着，顯然是個文人的裝束。在慘白的月光下，他望見慧英了。他很注意，因為他從未看過這樣漂亮而自然的女子。于是在她面前徘徊。

獨着，兩隻眼睛老是釘着她。然而，料不到，她倒並不像別個普通女子一樣，因而不好意思起來。她反而昂起頭，泛着她的醉人的秋波，給他一個媚眼，一個表示歡迎的淺笑。這一來，他領會了，便擅自在近邊另外拖了一張椅子到她身旁，他們就開始談話了。先是男的開口：

「……女士貴姓是……」他向。表示得很誠懇。

「我姓陳名叫慧英。先生呢？」她轉問他。

「我姓毛，名伯樂。」他答道。

靜了片刻，伯樂在腦中想出問她的話了。

『慧英小姐是一晌住在上海嗎？』

『對啦！我是無家可歸的女子，我什麼都沒有，父母早已死亡，親戚朋友見了我的貧窮，也就早遠離了我。不願和我來往。這是很平凡的事，並不算怎樣希奇。伯樂先生的家眷在上海嗎？家裏有多少人？』她側轉面帶笑的問他。

『我嗎，說來也正和你一樣的可憐：是個孤兒，你知道嗎，我單自住在一個亭子間裏呢。日夜不停地工作着，我要把我心中所有的偉大的思想，

都要從一枝破筆裏寫了出來；我的腦筋像副機器的轉動着，沒有片刻停止着過。你看，我今年不過只有三十歲，但誰也說我有三十五六了。這是很可怕的的一件事，一個人到了老年時代，還能享什麼樂？」

『毛先生原來是著名的文人嗎？佩服！文人大都是風流而浪漫的。你既然樣這一天到晚的辛苦着，爲何不去快樂一下呢？跳舞……你看何如？如果你歡喜的話，今晚就到P跳舞廳去跳一下吧！自然，我當伴舞的。我們都是愛惜青春的人，青春是

應當醉的，那麼跳舞廳便是醉的地方了。唉，人生歡樂的時候，正是少得很哩！像毛先生一樣懂享快樂的人又有幾個？」

『哦，陳女士是位舞女嗎？失敬失敬！如蒙不棄，今晚便和我P舞場一敘吧，』

『好，我們現在就去，時候已經不早了！』

他們並肩而行，慢慢地走着，在朦朧的月光下，在濃密的綠蔭中，望過去彷彿是對新婚的夫婦。

到了P舞場，他們擁抱而舞，在美麗雜色的電

燈光下，依着音樂的拍子，一左一右的舞着。他們舞得非常起勁，旁的男女們都睜開眼睛看着。他們對舞對談，不覺已到十一點鐘了。

舞場散後，伯樂攜着慧英的手，說道：『陳小姐，我們就在P飯店住下吧？』她低了頭，似乎感到有些不好意思。

從這回以後，他們漸漸兒熟識起來了。不知怎的，竟於三禮拜中結了婚。他們的結婚很是特別的，沒有介紹人，沒有儀式，也沒有什麼排場。就是兩個人租了一間屋，大家把舖蓋搬進來，共同住下便

算夫妻了。在初婚的第一夜他們開始這樣談着：

『慧英，我們雖然沒有什麼儀式，然而終算結婚了。我們的結婚確是打破從前的舊例，在實行最新之法的。因為結婚的主旨祇在愛情，有了真正的愛情，別的都是附屬品，可以不必去鋪張，我看見世界上許多人的結婚，莫不有重大的舉動，然而他們的根本問題，究其底蘊莫不是爲了金錢。西諺有句話說：『貧窮由門入，愛情從窗出。』像這種虛偽式的夫妻，你看能夠長久嗎？怪不得目下離婚的案件會這樣層出不窮。……我們今天作爲夫妻了，

所以，一切的事情都應該公開，不可隱藏從前的祕密。老實對你說吧，我是個失戀而又結過婚的男子，我的過去，唉，談起了我的過去，適足令人落淚！如果你不會譏笑我，不會輕視我，那我便要把這些痛苦的往事談給你聽聽。」伯樂抱著她，臉上露出愁悶的態度。她也撫摩着他的長髮，帶安慰他的問道：『有什麼痛苦嗎？何不爽爽快快的說呢？』

『唉，你知道嗎，慧英？當我十七歲的時候，我便和一個少女發生初戀了。她是個女學生，她的

弟弟是我的同學，所以我們就這樣認識的。她是個很老成的女子，年紀比我大一歲，很懂世故，絕對沒有女孩子的脾氣。我一方面固然恨她太不天真，一方面卻歡喜地想着：『如果我將來討了她做妻，她一定很會處世，很會交際的。』至於說到面孔，她並不算漂亮，因為她是個麻皮。身材又生得矮小。後來我們便常常通信。有一回。她寫給我一封信說，她怎樣怎樣地愛着我，甚至在上課和寢食的時候，也沒有忘了我。我接到這封信，心中萬分高興，不料這封信竟被一個同學搶去；他對大衆宣佈

出我的情人的名字，一時全班都知道了。於是她的弟弟便紅着臉帶怕羞地憤怒着，以爲是我給別人看的。他寫了一封信給他的姊說，我怎樣把她的情書作公開的印刷品，我怎樣侮辱她的人格。這一來她自然生氣了。不到幾天，我就接到她的一封絕交的信，從此我的心中對於女人就受了一個初次的傷痕。我的熱誠被一盆冷水澆熄了。我彷彿有失去了靈魂一般的痛苦。

「……不久，我又另外愛上了一位年輕的姑娘，她也是個女學生，年紀比我小兩歲。唉，說起

了她，更使我比前更痛心：她是我的芳隣，每當禮拜日或是年暑假的時，節我們是常在一塊研究功課的。她很聰明，無論什麼，只要一經過她的耳目就懂了。怪不得她在學校裏是考第一名。有一天晚上，這是十二月裏，天氣冷得十分可以。她的母親已經睡了，我的母親已去娘家，房內除了我們兩人以外，便無第三者插足其間。我們的房間是在對面，我輕輕地開起了門，靜悄悄地走到她的窗口，從門縫內我看見她孤零零地坐着，一面唸書，一面打絨線衫。我便低微的把板壁敲了一下，她聽了這

種聲音，忽然露出恐怖的態度，停了她的工作，問道：「誰呀？」——「我，蘇英！」我這樣回答道。「是伯樂嗎？何不進來呢？」她說了以後就把門開了。我走了進去，覺得十分暖熱，因為她的房間會生有火爐。還有一種女人的肉的香氣和香水相調和着，這種引起男子性的刺激的東西，使我歡醉，彷彿像喝了濃酒一般。起先我們是對面坐的，她放下絨線工作，手裏執着一本英文書，要我教她讀。我什麼都答應的，只要是女人的要求。不知怎的，我的手偶然地觸着她的了，這簡直和觸電一樣。我

的全身都麻了。並未受何人的指使，我自動地坐到她的身邊。我索性把她的手握住；我看她不作聲，也不拒絕，便再進行第二步的工作：我把她抱住了。我的心仆通仆通地跳着，好像做虧心事一樣。她的胸部的溫柔使我昏醉而瘋狂。處女的柔美，於今我感到了。我鬆了鬆她的手，想把燈關上，她有點難爲情，低下頭帶不好意思的樣子，我看看她的臉部已像血一樣紅了。『不可以的，伯樂！那不可以的……我的母親……啊，如果把人家知道……』她的語音斷續着，她的全身戰慄着，她站了起來，

要離開我。於是我只得自制着，安慰她道：「不要怕，蘇英，你既不答應，我們便坐下談談就算了。」

『我們並不敢大聲而談，因為恐怕她的母親醒轉來呢。所以兩人都是用筆談的。我開始寫着：『蘇英，你愛我嗎？』她執起了一枝鉛筆回答道：『自然！』於是我們便丟了英文課本，而談婚姻上的事情了。總之，我向她求婚，她是一口答應的。我們夢想着新家庭的組織法，將來結了婚如何去蜜月旅行，小孩子生下如何給他受教育……這樣連續不絕的談着，直到下絃月從東方上升爲止。我也不

知是幾點鐘，我只覺得光陰太快，最好不要天亮，讓我們永遠地談着。那陰森的皓月，慘白地從窗中射進一線隱約的死光，冷冰冰地照在我們兩人的臉上。彷彿她已發見了我們的祕密因而要懲罰我們一般。『你覺得冷嗎，爐火已漸陰了！』我問道。

「不，你呢？」她挨近我的身邊挨着我的頭髮：我不答，順手把她抱起，連連在她的處女的芬芳的頰上接了幾個長吻，那時正碰得巧，月光被一朵黑雲遮去了，所以我不怕羞的任情地吻着她，也許她（指月光）是因爲怕難爲情，見了我們這種不端的舉

動，故意躲藏起來的緣故吧？

『然而，我們的婚姻如何到末了沒有成功呢？這是因為她的母親要反對。她說我窮，如果將來她的女兒嫁給我，豈不是要活活地餓死？我們聽了這種異樣的論調，自然是要憤怒的。可是有何用哩？蘇英曾哭了幾天，曾被她的母親痛打了兩回，要從家裏把她趕出去。她弄得沒有辦法了，便聽了她的指揮。但是，據我看來，這個女子究竟意思太薄弱；倘她堅持到底，至死不怕，那麼我想也一定會成功的。可是她喫不起痛苦，便唯唯答應了。過了

幾天，她的母親就托人做媒，把她嫁到鄉下去給一個殷富的農家的兒子爲妻了。

『自從我經過兩次的失戀後，我決定不再去向女子求愛，在他們頭上用深刻的功夫了。想不到，我今天再會和你結婚，我是個性急的男子，唯有你這樣的女子才合做我的夫人哩！哈哈！我要恭祝我自己：我們去遊一夜吧！』

『好，』慧英答，他們並肩而行，向上海著名的一座外國影戲院走去。



鬧新房

這是鄉下地方一個迎親的故事。說起來是怪有趣的。一個十八歲的初中女學生出閣了，她的名字叫做秀菊，是個窮人的女兒，但倒略略受過一點教育。聽說她所嫁的人是個年輕的泥水匠，這不是出人意料外嗎？但她是有兩個原因的：一則因為他很

有錢，二則因為他是個不識字的工人。他不識字，她便可以做霸王了。她不願去嫁個窮文人，受他的指教和管束。她要自由和享樂，所以甯可嫁個土老兒。那個泥水匠的名字叫做祥福，小名阿根，聽得媒人代他介紹成功一個女學生，他歡天喜地的連吃飯都忘記了。『唉！一個女學生！多麼漂亮啊！現在是文明時代，女子也能讀書識字，該死，像我這樣的男子，連學校的門也沒有進過。但從此以後我不怕了，我的未婚妻能夠記帳寫信了。終算我的福分好。自己不識字，會有一個女學生垂青于我，這

樣看來，我的相貌一定是不錯的。」他一面想道，一面歡心的拿了一方鏡子對着自己的面笑嘻嘻地照着。照了五分多鐘，他對自己說道：『不錯，我面上一顆黑痣，算命先生老早就說我要養貴子的了。還有，我的鼻樑誰都說是討着好女人的記號。至于我一雙耳朵也比別人生得不同。又長又大，將來還有大希望的。也許我的未婚妻將來要做女官呢。』

結婚日期到了，阿根做了許多新衣服，辦了不少新器具，預備給這位千金小姐去享樂。當婚禮要進行的當兒，司儀人領出新郎新娘，阿根想行其古

禮——四跪八拜，但新娘不肯，她要行自由結婚的儀式，大家握握手，點點頭，就算完畢了。『這種結婚的方法倒很簡便的。秀菊，你是從何處學來的？』祥福問。『唉，這是二十世紀文明時代結婚的儀式啊，你怎然還不明白？我是看得不要看了，那裏還要去學？你看那種古法，四跪八拜多麼麻煩而費時呀！』——『到底是讀書的人聰明，我覺得這個方法確要比從前的好得多了。』

新郎和新娘被司儀人領着到了洞房。新郎穿着一件華絲葛的長袍，一雙緞鞋，剃的是和尚頭，刨

得雪白的。新娘是學過新文化洗禮的，她穿着一件長僅及膝的綢旗袍，露着兩臂，長統絲襪，黑的高底皮鞋，身材苗條，舉止婀娜，態度輕盈。蓬鬆的長髮，燙得像水波浪一般的彎曲。嘴唇塗得像血一般的殷紅。面孔搽得像牆頭一般的厚白。眉毛畫得像彎弓一般的細長。到了新房後，她的一雙秋波向祥福瞟了一瞟，他半狂半羞，幾乎要在嘴裏流出涎沫來。一般鬧新房者，蜂擁而來，大家都想見識這位從學堂出身的小姐。可是她的面孔生得並不好看。嘴吧帶了歪，門牙又凸出，笑起來全副牙齒都

可以看見。『我們要請新郎新娘互相擁抱一下，並且還要接個吻。』其中有個長條子，他是鬧新房者之一，這樣提議道。『好，可以的！』誰也料不到所答的是新娘。她竟很大方而老實不客氣自動地抱着阿根，要和他接吻。阿根慌了，急得滿面通紅，嚇得心驚肉跳。『這還成什麼體統？這不可以的！我怕羞！』他雖這樣說，但事後他卻反而感到有趣了：他聞着她在他的兩頰所吻過的餘香，他觸着她的溫柔細膩的肉體。『你不知道嗎？這是文明人的態度，文明人都是要時常接吻擁抱的呢。有何怕

羞！讓這般鄉下人見識見識吧！」秀菊而不移色的說。

『我提議要求新娘唱首歌。因為新娘是從洋學堂出身的，大家聽着，給我們享享耳福吧。』有一個大塊頭，整容不笑地望着新娘的面上。

『唱歌嗎？那是我的特長，我在校考第一名哩！你們要唱什麼調？』「毛毛雨」，「妹妹我愛你」，還是「可憐的秋香」？」她連續不斷地背了一大串。然而這般鄉愚都是門外漢，大家面面相覷，呆若木鷄。至於阿木林般的新郎，更張着嘴，停着

眼，本本分分的躲在一隅，像巴兒狗一樣的胆小。誰也不懂這些歌曲的名目，於是羣衆齊聲說道：『隨便什麼都好，我們是不懂的呀！』新娘唱了，她唱的是「妹妹我愛你」，她的嗓子尖而且高，美而婉轉，新郎聽得十分出神，似乎連氣也不敢吐一口。一般鬧新房者都傾着兩耳，彷彿是聽神仙的清歌。唱罷，羣衆一起讚美，叫好不置。不久，新娘又自向大家說：『我再來唱一首「可憐的秋香」給你們聽吧！』這一回，她一面唱，一面舞，她的表演，她的跳舞，她的兩手的姿勢，她的兩腳的輕

盈，都有使觀者驚絕之可能。不久，鬧新房的愈來愈衆了，一時人山人海，戶限爲穿。這一回，有個扁面孔擠在人羣中，恭恭敬敬地對新娘鞠了個躬，輕輕地道：「新娘子，你是受過教育的，今天晚上特請上台演講給我們一般愚才聽聽吧！」大家都贊成，連兩三歲的小孩子也莫明其妙的拍手歡迎。於是秀菊微笑而出，一扭一扭的走到羣衆面前，大聲說道：「諸位，靜些！我今天受諸長老的囑咐，不敢違命！只得略略說幾句，尙請大家不吝指教！我今夜要演講是「教育」兩個字：一個人如果不讀書，

就等於瞎子了！大學堂我們固然進不起，可是小學校是應該去讀的。我們要辦學校，尤其是鄉村的平民學校，使一般農民都有識字的機會，這樣子社會國家便有莫大的貢獻……」——『好了，秀菊，我們睡吧，時候不早呢，有話明天再說。』阿根在旁邊拉了拉她的袖管低聲的說。——『哦，此刻不早了，諸君！我奉新郎的命令，只得停止了，抱歉抱歉！』

于是他們拒絕了賓客，關上了門和窗。

從一個癩頭孩子的故事 說到一位倒馬桶的青年

話說從前有個癩頭孩子，是依賣花爲業的。有一天，他高聲地喊着走過一條街，被一位住在樓房上的小姐聽得了，她便跑了出來。看見是一個癩頭，就抿着嘴格格地對他大笑。癩頭昂首，看見一位美貌西施的小姐，向他迭迭秋波，以爲是蒙她垂

青了，兩腳趑趄不前，在窗下徘徊着不肯離開一步。小姐見他的癡情窘狀，更笑得合不攏嘴，呸的一聲，一口香沫正吐在他的頭上。癩頭歸家，對他的母親道：『媽媽，有位小姐鍾情我呢！』

『傻子，我們這樣窮，而且你又是個癩頭，誰肯嫁給你？』——『媽媽，是真的呀！我的頭上還給她吐着香沫咧！』

果然第二天他就患病，隔了幾日就死去了。在臨終的時候，他對母親說：『媽媽，我的病不能好了，但我死後仍可像生前賣花來供養你的。只要把

我的心肝挖出來浸在面盆裏，拿到街上去給人家聽就夠了；因為牠會唱歌的啊！』母親照他所吩咐的做去，挖出他的心肝浸在面盆裏，往各處去討錢。心肝真的會唱起歌了，歌說：

『自古癩頭多重情，儂雖賣花，亦具赤熱心；見小姐，魂飄零，黃泉底下，猶印倏倩影。』

無論是街頭巷尾，沒有人不住足聽這心肝的歌唱，因而拿銅元施給老嫗的。她就日以爲常靠此生活。

有一天，她的面盆正放在那位小姐的樓窗下。

小姐從窗門伸出頭，聽了心肝的歌聲，就忽記起從前癩頭的賣花孩子。頓時，心中發出一陣酸感，兩行熱淚不由自主的，從眼眶裏滴下來了。不歪不斜，正下滴在心肝的上面。然而牠卻立刻停止了歌唱。老嫗大怒，要小姐賠償，小姐沒法，只得養她一生。

那心肝便永遠不會再唱，因為牠已蒙着小姐的憐愛和同情了。

這是古時的一段民間故事，卻不料現今也有一件同樣的事情發生。有一位鄰舍對我說：

「我們學堂裏有個年輕的倒馬桶者，他每天一早就來盡他的職了。有一日，他在某家呼喊道：『噯，馬桶！快點！』不久，有一位小姐，短髮旗袍，楚楚動人，左手執着一碗粥，右手扭着一雙筷，開起後門了。」

「『徐阿要吃粥？』她微笑着，意思是說叫他識相些，在人家正當吃粥的時候，稍許等一息。」

「那位青年，受寵若驚，老實不客氣的，接了她的碗，狼吞虎嚥的給她吃完了。小姐大笑，對他嬌態畢露，這一來更使他昏醉若狂。」

『次晨，那位青年卻沒有來，來的是他的替工。聽說他昨天回來就得了病。至于病的重輕雖無從探悉，但他至今尙未上工是事實。』

這是極平泛的事件。世界上患癡情病的人多得很哩，但在一般道學先生看來也許是破天荒的笑話吧？——雖說前者所述的帶有點神話的色彩。

罪惡

某甲是N縣政府裏的祕書長。在革命未成功以前，他也當過S司令的副官。他現在已經有五十多歲了。在二十三歲的那一年，他就結了婚，並且，他的妻還替他生了兩個聰明的男孩子。他的妻雖說是舊式的女子，然而倒超過一般新婦女：她不特善

于家政，長于育兒，並且更能體貼周到的服侍丈夫，忠心如僕。性情的溫和，度量的宏大，尤非別的女子所可與之同日而語。總之，她除了沒有受過教育外，一切都可稱為完美。

他呢，簡直是個輕薄卑鄙，欺善怕惡，意志薄弱的男子。當他年輕的時候，——那時他已生有兩個孩子——他任意嫖賭，將所有賺來的錢盡化在女人的身上。嗣後，便娶了兩個妾。一個因為曉得他已有了妻室，不久就逃走了。還有一個，是窮凶極惡的下流婦人；她不僅像他的妻一樣隻字不識，並

且那副尊容，實在醜得可以。一張扁臉，一雙凸出的眼睛，太陽穴上無數的疤痕，上細下粗像橡樹般的頭頸……足足可以令人退避三舍。然而這位祕書長卻是非凡的愛她，也許是前生的孽緣吧？

他娶了她，還帶她到他的故鄉。他指着他的妻對她說：『這是我的女傭！』但是，他的妻一點也不氣。不過，當小妾聽得有兩個孩子喊他的妻爲母親時，她倒氣得半死不活了。這時她才知道她的身分原是妾。

他屈服了。屈服在這醜婦人的石榴裙下了。每

日每夜，她不停地教訓他，要他和他的妻離婚。他是個最喜歡聽女人媚語的男子，她說什麼，他聽什麼。末了，他果然拋棄了一位老妻和兩個兒。伴着小妾重回到異鄉。

他是個最惡毒的男子：他面上不說與他的妻離婚，但實際上是等于離了。他每月只寄五塊錢到家，但一家連孩子就有三個人，怎麼能夠開銷哩？這無異是慢性殺人，況且，他的妻是舊式的女子，那裏知道離婚一回事？她只是夢想着，夢想着丈夫有一天悔過，能夠重新歸家，重享天倫之樂。這樣

希望着，這樣熱切的期待着，從未變過心腸，一直到如今——牠今年將近六十歲了——可是他出門的年代，屈指一算已經有二十年了。她這時才灰心，感到心中有大石沈海一樣的悲哀。她的次兒因患眼疾無錢醫治，遂致雙目失明。家庭到了如此悽慘的地步，他還是在外邊和這般妖女蕩婦作金迷紙醉的淫樂。

可是，末了，那個醜婦人因為祕書長失了業，不能供給他奢侈揮霍，便看不起他了。她專罵他，甚至虐待他。他雖懊悔當年的一切罪惡，但覺悟時

已經太遲，他的家庭四處分散了。他的良心時常責備他，斥擊他。他感到有說不出的痛苦，便不敢再想以前所犯的罪。結果，究竟抱了厭世主義，遁入空門，一心唸着阿彌陀佛。然而罪惡的力量多麼偉大，他雖做了和尚，但終究時時刻刻忘不了這一段悲慘的往事。

薄情的女郎

這是他們倆的一段戀愛的故事，實則並不能算是戀愛，不過是單戀而已。

他的名字叫做風鈴，是C城H女校的一位英文教員，年紀大約二十五六光景，但望過去要比較減少些。她的名字叫做寒音，是H女校一位出色的女

學生，年約大約十九歲。她的面龐生得十分姣豔，中等身材，剛從她的那雙誘人的睫毛看來，已經夠使人昏醉，而神志顛倒了。誰都說她的迷人的魔力超過一切女子以上。這位英文教員——風鈴，他是個全校教員中最漂亮，最年輕，最富有學識的。他對於尋常的女子，也時常要追慕歡愛，何況這個像安琪兒的天仙，被他看了不會用盡他的熱情，而狂烈地戀慕呢？然而學校的規矩是很嚴的，男教員和女學生接觸的機會，除了上課的時光外，差不多可說是沒有。風鈴在上課的時候，有時看見寒音，雖

表示着愛她的態度，但他不能在課堂裏談別種的話。因為有許多眼睛注在他一人身上。于是他苦心地想着，究竟用什麼方法去認識這位姑娘而逐漸和她親近呢？足足想了一禮拜，他想出一個方法了：這個女學生每天早上來得最早。而他的臥室的窗又是對着校門的。所以，他每天早晨一聽得校門開的時候，就從牀上跳起來了。他梳頭洗臉剃鬚，裝飾得十分清潔，昂着頭在窗外校門口熱誠地望着。寒暄來了，他就向她一笑，這一笑含着無限的柔情。她看見他向她一笑，她也一笑報之，並且還端正地

對他鞠了個躬。這種方法行了一禮拜功夫，他們倆漸漸兒熟識起來，似乎覺得比以前就親熱得多了。他很高興，因為像這樣困難的男女隔膜，已經被他打破的緣故。

每天晚上上夜課的時候，終有一般學生歡喜到男教員房內去問些關於課本上的事情。不知道什麼緣故，她們對於女教員卻是十分厭忌，她們的房間是沒有誰光臨的。其實她們到男教員房內去的名目固然好聽，但實際她們並不問什麼，只是胡調。自然，男子那裏會討厭女子呢？他們也熱誠地歡迎

着，巴不得她們多留一息。由此可知異性吸引力的偉大了。

自然，風鈴房內也有女學生足跡的。他最恨她們許多人一道來，這樣便什麼話也不能說了。但是無論如何，有了女人，房間裏就會鬧熱起來感到有生氣得多了。她們的粉香肉香，她們的嬌嫩珠喉，都足以調解男性的苦悶。所以在校的男教員們是互相競爭的：誰的房裏女學生多就算誰得勝。然而風鈴卻不願和他們比賽，他只希望一個人——寒音。別的都不在意。

有一晚，果然，她執着英文讀本，單自來到風鈴房內了。她在玻璃窗上敲了一下，聽了風鈴答應的聲音，她才徐步含笑進來。她站在他的桌子旁邊，她的那種嬌柔的處女的态度，富有脂肪性的細膩的肉體，鵝蛋形的臉龐，醉人的，彎曲得像新月的睫毛……沒有一件不使他不狂熱迷戀。他一面在解釋給她聽她所問的問題，一面卻注視着她身上的曲線美。不知怎的他們倆竟從課本上談到家庭中的事情了。末了他竟呆着，什麼也不說，實在是說不出。他想說「我愛你」，但他恐被她拒絕，說話到

了舌上依舊吞到肚裏去。可是他卻從抽屜中取出一封現成寫好的信給她。信中是說他那麼地愛她，那麼地羨慕她。此外還叫她每天晚上都要一個人到他的房裏來。最可笑的是，當他給她信的時候，他對她說此刻不可拆，叫她到她自己寢室裏仔細去讀。她也是很聰明的，知道其中一定是不好意思的事情了。

次晨，風鈴一早就等在窗口了。當寒音經過的時候，她卻收斂起笑容，拿了一封覆信給他，他看見她的莊重的面容，曉得事情總有些不妙。接了

信，他馬上把牠拆開讀着：

『風鈴先生：料不到我們相識不久，先生竟會說出這樣的話，你是教員；我是學生，你怎麼可以拿這種事來教導我？我警告你，下次再不要寫這樣的話。否則，名譽上是不大好聽的。』他看了這封信，直如一盆冷水澆到頭上，他失望地慚愧地單自己想道：『今天幸而是禮拜日沒有課上，然而明天怎麼辦呢？我上課的時候，看見了寒音，豈不是要難爲情死了嗎？教員，這個名字是多麼地威嚴呀！可是我現在失去我的威嚴了，我只得辭職了！』他苦

痛了一天，竟由恐懼到悲哀的地步，寢食不安，終日終夜躺在牀上，發出沈重的呻吟和嘆息聲。

禮拜一到了。他便向教務處請了病假。除了寒音以外，誰也不知道他所患的是相思病呢！寒音見他不上課，知道這一定是昨天她寫了一封覆信的緣故。當晚上到的時候，她又在風鈴的玻璃窗上敲了一下進來了。他看見進來的依舊是寒音，真出于意料之外。他驚喜交集，不禁忽然從牀上跳起來。但卻整容厲色的問道：『寒音，你有什麼事情嗎？』她的手上雖然持着一本以此爲名的書，卻並不把牠

翻了一翻。今晚她的態度又變了：她很誠懇而帶和藹地問他道：『風鈴先生，你有貴恙？何不去看醫生呢？昨天我的信寫得不對，我給你時就悔了。但請恕我，我是個像小孩子一樣的人呢！』風鈴聽了她的所說，心中才稍許寬了一點，領會她已經被我克服軟化了。于是便乘機的答道：『唉，你要知道，寒音，我的病是極難醫治的，所以我不願去看醫生；醫生就在我的面前呀！有了你，我的病自然會好的。』她聽了風鈴這樣肉麻的說話，只得低下頭，紅着臉，不敢答一言。

經過了她的安慰以後，他以爲從此他的要求也許有希望了。然而，她畢竟是個薄情的女子，她依舊不去睬他。連他房間裏也不進來。這一來他感到異常的空虛；寫信給她，她終于不覆，談話又沒有機會。每當晚上來的時候，他真是比死還要難過的徘徊房內，夢想地在等待着她的影子也不經過此地。

末了，他更苦心地想了個方法：特地到公園去打個電話給她；在電話中他熱情地向她求婚，叫她坐黃包車從學校出來到公園裏逛。他明白當面談起

婚姻的事件是很不好意思的，所以藉電話來傳達。說到她呢，什麼都不答應。她說：『公園我不喜歡的；至于提到婚姻這件事，我現在尚在求學時代，談不到。況且我的父親又是個很專制的人。戀愛自由，他竭力反對，總之，請你休想吧！』

于是他由失望轉爲憤怒了。他對天發了誓，他從此不娶女人。真的，風鈴今年三十五歲了，還是一個未婚的男子。

『像我這樣重情的男子，尙且得不到女子的心愛，我想世界上一定沒有愛情這回事了。這不過是

小說中騙人的話而已。」

他辭去了日女校的教職，捲起舖蓋在異鄉獨自流浪着。

希聖道：『今日的女學生，忍心的何其多啊？』這是我可以拿事實來證明的。記得我有一位朋友，曾在滬西私立某女中教書，他忽然和他一個學生發生戀愛了。有一二次逢到散學後，在課堂裏二人實行Kiss了。他們日日通信，亦有半年之多。她信中肉麻的句子有云：『我把「眼淚」「口水」「鮮血」來洗滌你的煩憂！』可算得一往情深了。後來不知怎樣一來，就此絕交了。你們想想：青年的女

子，究竟忍心不忍心呢？

坐關的和尚

從前有兩個和尚：一個是當家，一個是師傅。說起了當家，他還祇三十多歲，並沒有什麼出家不出家，因為他生下來就受戒了。當然這是父母的主意，可是一個小孩子生下來時候，就剝奪他的天真，賣去他的自由，從此關在廟裏和鐘鼓為伍，脫

離塵世凡俗，這是多麼可憐而又違背寶貴的人生呀！他從來沒有接近過女性，偶然所碰遇到的，除了削髮的老尼姑外便無別的了。但是尼姑們卻引起人的美感：她們的深黑寬大的長袍，蹣跚紆遲的腳步，光滑雪白的頭顱：不特見了令人乏味，且要使誰都退避三舍，而況又是年近半百的呢！這位小當家的身體自然和別個孩子一樣長成起來了。他發育得很完美：強健的手臂，碩大的身材，魁梧的軀幹，顯然是個漂亮的美少年。當他出了寺門在街上行走的時候，他看見世俗的婦女，嬌柔輕豔，舉

止窈窕，他的心中便感到有無限的奇異和興趣。他牢釘着她們，老是不肯移去他的眼線。『爲什麼我要做和尚不能去和她們互相接近呢？唉，如果她們能與我一同行走，這是多麼有趣的事啊！』他自想着，這時他感到青春的美麗，異性的需要，人生的快樂了。然而誰也不去理他，因爲他是出家人。等到他三十歲的那一年，他當了清淨寺的當家時，她對女人的渴望更加感到異常的熱烈。他竟不管三七廿一，在寺院內大行其浪漫主義了：他交了許多姨太太，今天這一個，明天那一個的帶到廟中

來，過他的戀愛生活，調劑他的枯燥的人生。花天酒地，去滿足他的性的要求。

同樣，在這座清淨寺中還有一位出家人：他的年紀比當家不過大三四歲而已，可是他望過去差不多有四十上下了。他的萎靡的精神，憔悴的面色，消極的態度，一望而知是個失意的人了。他見了當家這樣荒唐放浪，倒並不予以勸告，似乎仍無其事，對於女性有澈底了解。這使當家覺得他眼界遠大；感激他不道破他的祕密，使他享受青春的愉快。

有一天，是下雨，廟中沒有香客，當家空閒

着，走到師傅的房門口，喊道：『出來談談吧：爲何這樣用功着？』師傅聽了當家的喊聲，他恭敬地放下他的經書，左手執着一串佛珠，口中唸着阿彌陀佛，徐徐地由房內踏出，見了當家，向他鞠了個躬。當家笑着，拍了他的肩膀；『師傅，你倒真像個出家人，老實說，現在的和尙要像你這樣規矩而能絕對不染紅塵的，恐怕是沒有吧？我就不能辦到，雖則有時也想去節制一下，可是魔鬼的力量過于大了。唉，女人這件東西，說起來確是可怕得很，誰也逃不了她們的圈套：禁慾主義是件不容

易實行的事；我對你說，我現在的正式的妻子已經有三個了。我自己也感到未免過於放蕩，幸虧你是個好人，對於我的名譽，從未稍加污辱，這是我要十二分感激你的。」當家笑嘻嘻地說。

師傅聽了他的言論，頗不在意，他搖搖頭，把他左手的一串佛珠掛在手臂上，謙遜地解釋給當家說：『蒙老師這樣的稱譽，我實在有些慚愧：我有什麼規矩呢？也許我的行為比你更放肆。說起了我的一頁歷史，未免過於悲慘：我在二十歲的時候，父母便給我私自訂婚了，自然，那時誰不歡喜女人

呢？我很中意我的未婚妻，她的面容比任何女子都生得麗秀動人。當結婚的那一年——我念一歲——我一切都預備好了，然而不幸得很，我的未婚妻卻在吉夕以前一個月，患了腦膜炎的危症，雖然請了不少醫生，但終醫藥無效，當日就閉目與世長別了。我受了這一種的打擊，心中有無限的哀傷，看看結婚的新裝與新房的佈置，實有說不出的痛心，我的赤熱的情火，也驟然隨着降到冰點。經過了大約三年以後，我的這個深刻的傷痕才慢慢地消滅下去。我的父母恐怕我過于悲慟，到了我二十三歲的

那一年，又給我定了個女子。她依舊和前一樣溫柔嫺雅，聰明伶俐，而且，也受過教育，曾寫給我兩封情書，說她怎樣地愛着我，雖然我們的結合不是出于自由戀愛。我們會擁抱着接過吻，我們曾攜手在公園中漫步。總之，她的和我接觸的機會比我亡後的未婚妻要倍幾倍的多。自然我們的熱度已達到沸點了。唉，老天終不容我有結婚的日子，她又在七夕以前的兩禮拜患咯血病死去了，老師，你看，我對於女人那裏有不灰心呢？誰都要說我的命硬了。我的父母還想給我再娶第三個，然而我對他們

道：『不要再害人吧！像我這樣不幸的人怎麼有結婚的福氣哩？也許我是個老虎，無論怎樣的女人一碰到我的手，便要長此死亡。我從此決不再娶，一定要去做和尚了。』我毀了我所有的衣服，及房內關於結婚的裝飾器具，買了一件袈裟，遁跡空門，永遠不接近女人。因為一見了她們，我的腦中便要引起無限的回憶；那兩個回憶等于我的劇烈的致命傷。『唉，我能再燃燒起我的殘燼呢？我那能再撥動我的情絃呢？』就西子在我的面前，也難以引起我的想念。』師傅到此地，昂着頭，望望天，臉

上露出一陣酸心的苦笑。于是又接續下去道：『我
是很明白的：你有什麼不規矩呢？青年時代誰是不
要女人的？我們出家人更加需要了，否則豈不活活
地枯燥到死？你有女人，儘管享樂去吧，我是絕對
不會批評人家的。這是你的福氣，應該去享受的。
至于我是兩樣的了：我心中的創傷永遠不能醫治，
所以我的戀愛女人思想也絕對不會發生。總而言
之，兩性問題我是再不會去研究的了，除非等了下
一世。』

當家聽了他的一篇淒涼的歷史，也不禁從眼中

流出了一縷眼淚。他想安慰師傅，但不知道用什麼話來安慰他好。於是只好大家靜默着，一言也不發。在靜默中，他們聽得外面的門環聲。當家站起來，去開了。哈哈，不是別人，原來是他的戀人：一個短髮旗袍，千嬌百媚的上流婦女。師傅見了進來的是個女人，他更感到痛苦了，連忙合掌，口中唸着何彌陀佛，直向自己房內奔去。當家則笑顏突開，像餓狼般抱起了她，連連地親着嘴，手牽手到了佛堂上。原來他們會跳舞的，便在菩薩面前跳起舞來，雖則沒有音樂，可是他們的姿態卻十分來得

和諧。什麼狐步舞，湯戈舞，西班牙舞，他們都懂。當家的長袖一揮一揮，那女的腰身一扭一扭。跳舞的藝術，普遍到僧侶，無怪跳舞場正多哩。舞罷，他們還是無聊，女的便提議道：『讓我來在菩薩前求張籤吧！』她執起香桌上的一個插滿籤的竹筒，跪了下去，用右手的拇指對着面前的菩薩指道：『靈了吧，菩薩，否則，我要給你的寶座移到天井裏去。』她搖了幾搖，搖出一張這樣下下的籤來：

『如此和尙真荒唐，淫浪不羈應滾堂！』

那女的和當家看了，不禁爲之咋舌。他們呆若木鷄的站在菩薩面前，大家面面相覷，那菩薩的威嚴的面孔，彷彿是在責備他們。



算命先生和抽牙蟲婦人的結婚

從前有個算命先生，他的年紀只得三十多歲，還是個未婚者，自然他對於異性是熱烈愛慕的；可是他的雙目失明，既辨不出女子的美醜，也找不到她們來安慰，他如果要談起買菜 Marriage 這回事，的確是比挾山超海還要難了。

有一天，他剛在一條狹弄堂裏彈着三絃的時候，他聽得迎面而來的一種女子的口音：『抽牙蟲哩！』那口音清脆美麗，楚楚動人，算命先生的春情不禁油然而生。他的三絃也不彈了，昂起頭朝天單自笑着，頗覺得這個女人的音調可愛。聽說凡是盲目的人，都有極靈敏的聽覺，也許這話是錯的。那個抽牙蟲的婦人看見對面有個瞎子在向她笑，並且攔在一條狹弄堂裏，她便隨意的問了一句：『先生生意可好？』瞎子正找不到說話的機會，聽得她先開口，倒是有無量的功德了。他連忙回答

說：『還好，你呢？』——『謝謝你，我近來賺不到多少錢啊！可是一個子尚可勉強生活。』——『你是一個子嗎？真的事？多麼湊巧呀！我也是一個子哩！那麼我們爲何不合作呢？我們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在街頭巷尾互相牽攜，互相調情，如果我們心地相投就結婚，結了婚，還可在各鄉村城市實行我們的分化文反而賺錢的蜜月旅行，這豈不是一舉兩得？你可以扶着我，爲我引路；我彈三絃，你喊抽牙蟲，夫妻合作，誰也及不到我們這樣快樂呢！』抽牙蟲的婦人聽了算命先生一篇大道理，滿

口承認，她答道：『贊成，贊成！這不是叫作新家庭嗎？好，我們此刻便實行吧！』於是他們一路走，一路談，這一天他沒有功夫彈三絃，她也沒有功夫叫抽牙蟲，行行重行行，他們到了算命先生的家裏了。果然，他倒不說空話，確實是個獨身者。他放了三絃，叫她坐下，誠懇的問她道：『你真的沒有家庭的苦累嗎？』——『怎麼會假的？我還是個處女哩！』——『處女？』他聽了處女兩字，心裏更感到十二分的滿意。『你的年紀幾多了？』他又問。——『二十二歲？』她毫不躊躇的答。他聽得她說她

只得二十二歲，臉上更滿堆了笑容。以爲這樣年輕的女子，是難得極了。

男女的戀愛是很快的，雖說階級不同。他們果然實行同居，不到幾天便成正式夫婦。每天一早，算命先生提着三絃，抽牙蟲婦人執着抽牙蟲的器具，並肩而行，她的左手拉住他的袖管。在結婚的那一天，雖則沒有什麼儀式，但新家庭是用不着的。除了男女製定一套新衣服，買了一隻雞，一尾魚，和一些香燭外，便一無所有，自然一半也是因爲經濟的力量有限。然而他們的快樂是超過一切有

錢人的結婚。從這一天起，他感到人生的無限的樂趣，他的盲目的苦痛也不覺得了。

這一天，他出門的時候，對她的女人說：『今天是我们吉日啊，我們應該慶祝一下。表示各人的歡愉。』——『可是怎樣去慶祝呢？』女的問。——『容易得很：你用你的子噪，我用我的三絃就行了。』說罷，他在街頭巷尾彈出極歡樂極動人的音調，許多鄉下人都停止他們的工作靜聽着，互相問道：『這是那一位算命先生嗎？他的三絃彈得多麼動聽呀！』大家都爭起來要叫他算命，實則他們

並非要算命，乃是要拿出錢來特請他彈三絃。『先生，我可問，你彈的是什麼曲子啊？』一個年近三旬的農夫這樣問着他，似乎感到那音樂有無上的美妙。『這是婚禮進行曲呀！我今天是結婚的日子，所以特別彈得好聽些。』他放下三絃，解釋給那位農夫聽。

至于女的呢，她除了喊「抽牙蟲」三字外，尙添了不少的花樣，她的嗓子更發得十分嘹亮而清麗，不知者當她是唱戲的女伶，雖說她不會唱現代最時髦的像「毛毛雨」「妹妹我愛你」之流的曲子，可是她

的出于自然的雜調，也堪足表現女性珠喉無上的優美。像瞎子一樣，她也有人叫她唱，這一天他們賺了不少的錢，至少要比平日多三倍。

日復一日，他們結婚後的愛情有增無減。有一次，算命先生問抽牙蟲的婦人道：『我的夫人，我們結婚已經好久了，什麼我都滿意，可惜有一件事我還沒有明白，而且是永遠不會知道的。』『什麼事呀！我親愛的丈夫？』抽牙蟲的婦人問。『就是你的面容：我的眼睛看不見你究竟美麗與否。你有什么方法呢？』他帶哀愁的說。——『可以，那很便

當，我對着鏡子把我的面孔說給你聽就是。」於是她拿了鏡子照着她自己的面對孔他道：『眉毛彎彎，黑髮如雲，秋波澄澈，白齒紅脣。』他忽然從地上跳了起來，抱着她讚美道：『我的女人是這樣好看的嗎？唉，真是我的福氣了。不錯，我自己也曾算過命，我今年是告上鴻運，怪不得能無意中找到如此美豔的天仙。那麼我們雖住在這座破屋中，然而牠便是天堂了。人說瞎子是地獄，我卻在地獄中發現了天堂。

其實，這個抽牙蟲的婦人，既不是處女——她

已嫁過三次了——又不是美人：她的一張面孔生得怪可醜，凶惡的眼睛，凸出的牙齒，歪斜的下顎：而且年紀將近四十了。她頗知這位瞎子是愛美的，便騙了他一切。如果她真實地對他說，那他不會從此做人感到什麼興味，家庭中的幸福尤其是要日趨於下了。因此，所謂愛情不過是欺騙而已，唯有欺騙始可互相維持下去，不致到決裂的地步。

一個賭徒

這是我的鄰舍的一個故事：說來是要發人深省的。他姓關，名文若，是廣東鄉下人，年紀已經有四十多歲了，是個大塊頭。他的妻也是胖得和他一樣，是賭場裏互相戀愛起來以至於結婚的。夫妻二人每每趁電車的時候，就要把別人擠得無處可鑽。

他的職務是公司的職員，每月有百餘元的進款，此外，尚可以揩不少的油，他實有不得不揩之勢，因為他家裏養有五六個孩子哩！大的小的，男的女的，真是算得一個大家庭。在公司裏除了開發票，在家^裏除了打牌，他便什麼事也不知道了。一到星期，他就日夜不停地用他的麻雀的功了。說起了賭興，我可說誰也及不到他那麼濃厚：不要等到禮拜日有空的，卽就平日他也不稍空度麻雀的光陰。甚至有時特地請了假，回來打牌。他更不嫌賭的大小，時的長短，只要有了四個人，別的便不去問，

倘若找不到鞭子的話，那麼，他的女人，她的女兒都好。總而言之，他的一雙手中如果不摸着牌，就比受刑罰還難過。他所說的話都是賭經，若提起國家大事，或是親戚瑣話，或是別種和他不相干的事，他是決不會來聽你的。至於他的夫人呢，真可和他配對：一樣的好賭。所以他們的感情很好，並未有衝突的一天。

可是賭博這件事確是財神兩傷的：關文若雖則身體很好，但日夜不停地工作，精神元氣便大傷了，而且進款到底有限，而賭之輸贏無量。末了連

每個月的薪水都輸得精光，直到兒女挨餓的地步爲止。於是當呀，借呀，一切應運而生，公司裏面因爲他時怠于職，便辭退了他。生意一停，他們一家人的生活更難以開銷了，然而他們還是賭，似乎上了鴉片癮一般。餓倒可以，息賭卻難辦。他的妻和他同樣的賭。

最後的一天，他當了舖蓋和一點剩下的衣服，對他的妻道：『我要作最後的孤注了，如果贏了我便從此戒賭，否則輸了的話，我決意去自殺。』唉，讀者諸君，你們看，他們的賭興多麼熱烈呀！

他情願拿生命來犧牲，這未免太不值得了。倘他能拿這種百折之精神用在別種事業上，那麼他一定會達到成功之目的。

這一回僥倖得很，他果然贏了，但他究竟能否戒賭呢？也許是愈贏愈有趣吧？賭博者的心理都是一樣的，他們的所謂戒賭，誠無異于狗對茅廁發誓。于是他更拿贏來的錢作雙倍的孤注了。『如果這次再贏，真的我決意絕對戒賭，倘我不能實行，你就把我的手指用菜刀斫下吧！』他對天發誓的說。同時還買了許多香燭，在土地菩薩面前燒着，

一面拜，一面跪，口裏不知在唸些什麼，大概終是求菩薩幫助的意思。事畢，他便坐了下去，當時全身彷彿是在發抖。因為這是性命交關的事情哩！

到底，泥塑木彫的菩薩沒有多大的靈驗，他不僅沒有保守關文若的資本，卻使他統統輸得精光了。於是他大怒，把家中的菩薩一起破壞了。撕的撕，打的打，弄得他們無處躲避。然後他服了毒，瞞着他的家人，在臨終的時候，他還昏瞋地自說着：『阿狗，你爲何不打發財給我碰？阿毛，你爲何不打白板給我槓？唉，你要知道我槓白板是槓頭

開花。他吩咐他的夫人在他死後要燒一副麻雀牌給他。她答應了他後，便閉目長逝了。



蝸牛與薔薇花樹

花園的四周蔓延着榛樹的籬笆；籬笆的外面坐落着曠地和草原，那兒養有牛和羊；可是在這花園中間種着一株盛開的薔薇花樹；薔薇花樹底下住有一個蝸牛，牠的殼裏有很好的身子——那就是牠自己。

『等我的機會到時！』牠說：『我要幹點比薔薇的開花，籬笆的蔓延，和母牛の出乳更重要的事業！』——『我極希望你這樣，』薔薇花樹道。『但是我可問你的事業要到幾時才能發現呢？』——『我要用我的時間！』蝸牛道：『你老是性急的，你從未中止使人家不快意。』

當明年來到的時候，蝸牛仍舊在老地方，在薔薇花樹下曬着太陽，薔薇則依然發出枝芽，開着花兒，直到風霜交加的時候爲止；於是薔薇花樹低下牠的頭，蝸牛爬進地穴了。

又是一年，薔薇發芽，蝸牛也出穴了。

『你是株老薔薇花樹了！』蝸牛道。『你要快快地結束你的生命，因為你已貢獻給世界一切了；至於所貢獻的有否用途，我並無功夫去審察；但是你所開的那些花卻很平泛，你畢竟沒有去幹爲你自己獨立的事情，也沒有生產出特別的東西來。你不久便什麼也沒有，只剩得一株光幹了。你懂得我所說的話嗎？』

『你嚇我了！我畢竟沒有想到那種事情。』

『唉，你是什麼也沒有用心去想過。你自己會

否計算過，你爲何開花，你的花是怎樣開成的——
爲何老是這樣而不改變呢？

『不是的，』薔薇花樹答。『我是爲快樂而開花，因爲我不能幹別的事情。和暖的陽光普照着我，新鮮的空氣滋養着我。我飲着純潔的露珠和鮮美的雨點，我生存着，我呼吸着。在泥土下我增起一種權威，我綠葉下我加實一種氣力，我認識一種新的永遠增進的快樂：結果便歡喜永遠開着花，那便是我的生命，至於別的事情我都不能幹。』

『你已進行你的愉快的生活了，』蝸牛謹慎地

說。——『自然。我所要的一切都給我了，』薔薇花樹答。『可是這一切也同樣給了與你。你是思想深遠，天才卓絕，而使世界驚歎的人物。』

『我沒有志向去幹這類的事情，』蝸牛道。『世界于我並無所有。我和世界發生了什麼關係呢？我滿足着我自己，我滿足着我自己。』

『然而我們在世界上的不應該將自己的特長給與別人，而貢獻我們的權力嗎？自然，我所給予的祇有薔薇。可是你——你一定貢獻得更多了——你所貢獻的是什麼呢？你想貢獻的又是什麼呢？』

『我要貢獻什麼嗎？這是我所不齒的。這是無價值的。這不是我的職務。如你歡喜，你就接續開着你的薔薇吧！你不能幹更佳的事情。讓籬笆蔓延，母牛出乳，幹牠們自己的職務；可是我是有我自己主意的——我告了職，在那兒我休息着，世界于我並無所有。』

蝸牛說了便即退入家中，在後面關上門了。

『那是很可惜的！』薔薇花樹道。『我不能像你一樣縮進殼裏面去，即就歡喜也不中用——我一定要接續生產我的薔薇。雖則有時他們掉落了葉被

風吹到遠處去，然而我如何看見一朵薔薇夾在婦人的詩本中，如何看見我自己的一朵薔薇在美麗的少女酥胸上佔一席之地，如何看見他被一個孩子所吻着，而感到人生充分的快樂。這於我是可驕的：這是種真的幸福呀！這是我的紀念，我的生命！」

於是薔薇花樹天真的去接續開著花，而蝸牛懶惰地躺在家裏耗費他的光陰——世界和牠並不發生了什麼關係。

光陰像滾水般地奔著。蝸牛已變成爛泥，而薔薇花樹仍在世間；在詩本中當紀念品的薔薇花是枯

萎了，然而在花園內還是開着新鮮的薔薇花樹，樹的底下蟠踞着新的蝸牛；這些蝸牛仍舊縮進牠們的殼裏，蔑視着世界，因為牠和牠們是不發生關係的啊。

黃浦灘公園中的知鳥

去年夏天的一夜，我和我的妹妹在黃浦灘公園中納涼。那一天是陰歷的十五，皎潔明亮的月光早已高高地懸在蒼空中了。輕風徐來，游人如織，我們緩步而行，在公園內環繞一周，只見中外國人喜笑自若，各人的臉上似乎都表示出在讚美這良辰美

景：有的坐在椅上和他們的情侶交耳密談，有的憑欄而立，望着蔚藍的青天，那銀色的月光在水底浮蕩著，搖曳著，巨大的火輪，笨重地在江心中移動漸進。

說到男女的衣服，更有不勝描寫的美麗：男的固然都是西裝多，長而大的袴腳管，被風吹得飄飄的領帶，不特他們自己以為得意，即就旁人也感到有無限的趣味。女子的服裝更異樣不同了：有的是白衣黑裙，有的是短袖旗袍，蓬鬆而帶捲曲的波紋式的頭髮，隱約地微凸着溫柔而富于彈簧性的乳

峯，長統肉色的絲襪，開闔而響的高底皮鞋，沒有一樣不近歐化。除了碧眼黃髮外，你若走近她們的身邊，就認不出究竟是中外國人。

在那一個橡皮篷布下，坐着不少的青年男女，他們都是一般資本主義的享樂者：那裏面有各種的飲品：冰忌淋，菓子露，刨冰，汽水等等，說也說不盡，你如果口渴，儘可盡量地喝個暢快。此外，尚有留聲機，提琴，鋼琴，一面飲着冷品，一面聽着音樂，四面的涼風飄動着你的衣裙。誠可謂是都市中的天堂。

什麼都有不測。天公忽然不作美了，月亮姊姊披着她的黑衣，躺到濃厚的烏雲中去；颶風大大地刮着，牠的鳴鳴的聲音，使那些高大的樹枝沙沙發響，左右搖動，一時雷電交作，大雨如注，公園中的中外遊客，像逃難一般的躲避。他們暫時躲避的地方是大樹的底下。然而，料不到，這一陣的雨勢卻非常之大，是愈下愈密的了，還加了暴風侵擊，于是他們的白哩噠西裝，她們的蟬翼似的薄旗袍，都有不堪抵禦的形勢，大家狼狽得像落湯雞一樣。末了，實在被逼得沒有辦法了，連樹底下也不能立

足，萬矢一的，大家看看那個橡皮布篷內倒現着太平的景像，于是便老實不客氣地往裏面鑽了。一時布篷內的享樂者卻大起恐慌，他們的來勢，如羣蜂就蜜一樣的凶猛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那裏面的杯盆椅桌，也應聲倒地，有幾個西婦，竟把她們的眼睛睜圓得像桂圓核一般，大概是表示恐嚇吧？然而誰也不敢說話，因為外面的雨實在下得過分的大了。除了這塊地方外，簡直再沒有可避之處。這一般災民，個個凍得戰慄地站着，你望我，我望你，在無聊中想找尋些有趣的事。剎那間，有一隻知鳥不遠

千里而來——也許像人一樣受了大雨的重災吧？——知的一聲，從樹梢上飛到橡皮布篷內，繞了一週，不歪不斜的落在一位外國小姐的頭頸上，這時全個布篷內的空氣驟然緊張起來，那位小姐的雪白的頭頸上突然光臨了一隻知鳥後，她的知覺告訴她這是飛天的大禍，便馬上像殺豬般的叫了起來，跳起一尺多高，如果大家是瞎子，那麼她一定要脫下她的長背心了。可是這時大家都張口睜眼的注着她，這使她更加萬分焦急，無奈那隻惡作劇的知鳥似乎和這位美麗的少姐有姻緣之分，牠知知地在她

頭頸上旋盤着，彷彿是和她接吻，後來幸虧她的情人竭力拯救，始得免于患難。然而她的面色已經嚇得由白轉青。牠脫離了小姐的頭頸，在布篷的四角重繞三周，想找個棲身之所，可是大家都拒絕牠，不肯給牠一個安定的地位。不得已，牠只得不停地帶叫的飛着。偶爾不在人家注意的時候，牠又另外去找戀人了；又是知的一聲落在別的一位年輕西婦的頭頸上。『莫非是蟬精嗎？否則怎麼會專門落在女人頭頸上面的呢？而且所落的是年輕的西洋婦人，這一定是件怪事。』有個中國人在我們旁邊這

樣的開心呼道。我和我的妹妹聽了他的說話都笑得合不攏嘴了，但一般外國人卻莫明其妙的不可思議，他們只是「奇怪，奇怪」的嚷着。

當這幕趣劇演完的時候，大雨晴了，颶風也止了，天上的月光依舊像先前一樣照出她的皎潔的亮光。可是天氣忽然變涼了，一羣一羣的落湯水雞，魚貫地由公園門口而出；他們帶着帶着這個神祕而帶浪漫的知鳥。





結婚的故事

一冊定價大洋四角

著 者 楊 頌 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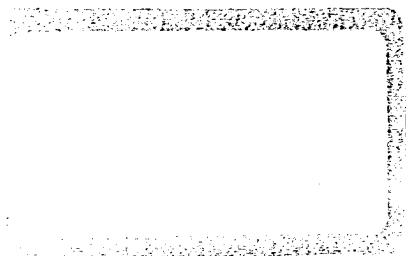
出 版 著 女作家小叢書社

發 行 者 廣 益 書 局

上海福州路

一九三〇年一月出版

作 有
權 著



82

469282

